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白殺子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日者悉殺之奐嚴賞罰重殺子之令風俗遂改

賈子賈女 後漢賈彪字偉節為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民養子者僉曰賈父所生男名曰賈子女名曰賈女

耻病 後漢鄭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羌胡約病死每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縛束不與兵刃使醫治療愈者非一小大感悅

禁漁採 見商部並并門

禁採珠 禁珠門注

禁弓弩 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曰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人自備而抵法是奪民救也弘詘伏之

不舉子 王吉為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上棘合埋之去又鄭渾文公為下蔡長民生子相活率不舉渾重設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為字

禁淫祀 西門豹禁河伯娶婦見縣令彊殺門

又 第五倫伯魚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

祭神有食牛不薦者病先為牛鳴然後死偷禁斷

又 欒巴叔元為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恠人破費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悉毀淫祀剪治姦巫遂絶百姓安之

神娶 宋均叔庠為九江守後遣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祀之衆巫因娶百姓男女為公嫗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到令曰為神娶者娶巫家女事遂絶

火禁 見寒食門

安作 見安人門

孔風俗薄惡 韋挺拜御史大夫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輙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京至假車乗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官司習俗弗相為條禁望一切懲革

田弘正 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生至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

行盜 韋宙出為永州刺史邑中

少年常以七月繫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辨具謂之起盜後為觧索喧呼疾鬬宙至一切禁之

禁為浮屠死不葬 宗室昺撿校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禁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黄阬有狗數百頭習食尚頎為人患吏不敢禁昺至遣捕畢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不拾遺 二

白何竝為長陵令路不拾遺 劉矩為雍丘令有得遺者皆推尋具主而還之後漢

繫樹 魏郈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為神人繫錢逾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守紉 後漢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父老遺紉於路至夜尋求見一人守紉於路問之乃昔盜牛者也

遺裝 益部閤憲為緜竹令杜成

夜得遺裝詣吏曰縣有門府不能慙心

牛屬稚子

王渙字稚子為溫令清商人露宿於道放牛者鄉云屬稚子

裝付樊父

樊煜仲華為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至聚衣裝道旁云云以付樊父

孔還拾袍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和為行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

道不掇遺

東夷列傳高麗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為奴婢故道不掇遺

令行禁止

郭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郎餘慶為萬年令

道無掇遺

道不舉遺

闕稜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按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

齎金一囊

阿陵國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道行者趨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曰爾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

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君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南蠻

不求備 三

白尚能拜起 黄霸為頴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與人不求備書 無求備於一人語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語 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 魏祖令曰 愛其才 漢張敞為京兆尹為人輕媚為婦畫眉帝愛其才而不備責 戴其角者無上齒有其翼者兩其足 董仲舒云 孔取人不求備 房玄齡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片善片能 陸宣公奏議録

片善片言以盡羣材焉志小瑕小怨俾無弃物焉

無責人於不逮同上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

苟有所長必有所短同上人之材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弃之士

求備則觸類皆棄同上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輸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駛無失性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同上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用猶有未周且有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得人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舊史房喬傳

推美下史四 委下史附

白張湯為廷尉奏事即譴湯推謝注上有所譴即才折而謝之也嚮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因為臣議如此上書臣不用愚抵此注言不用諸掾語故至此罪當原即奏事上善之即曰臣非知此奏乃監掾史某所為其欲薦史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

龔遂推美於王生遂見上問何以為理遂辭讓推美於上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曰臣議曹王生教臣耳

不奪縣治薛宣責君為馮翊得罪人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推美陳寵為太守咸聲大行入守司農和帝問何以治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潭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

承掾任馬援為隴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承掾任何足相煩若大侵小黠羌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下教委任王崇敬伯為汝南守下教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任使其憲章朝右簡核王職委任功曹

陳蕃臣政治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坐嘯南陽太守成瑨任功曹岑晊人歌曰南陽太守成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宗資任功曹范滂人歌云云呂虔字子恪為徐州刺史委別駕王祥唯主盜賊孫堅文臺為長沙守勑吏曰善治官曹文書以盜賊付太守也某掾鄉所為趙廣漢二千石推功美于下曰某掾所為非二千石所及發於至誠吏皆書寫心腹責大指不苟細汲黯長孺為東海守樂黄老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不苟細臥閨閤而理也吳黄蓋字公覆為石成長署兩掾主曹教曰若相欺終不加鞭初皆畏怖後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按得其姦情殺之縣中震怖孔貨賄獄訟一切任五代裴廸太祖鎮宣武辟御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廸以調兵賦太祖乃牓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賄獄

訟一切任廸常備屬僚或知故實李華御史大夫壁記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常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以吏事委長史司馬霍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閑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必歸功於下王世充每捷必歸功于下

敝政五

白浚恒凶周易以深刻為常也不迪率典　不躬不親　杼軸其空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不勝其敝　政散民亡　事充政重　政不率法　而制於心　苟簡之理苟於權利

簡於仁義政以賄成　而刑放於寵　巧法折律飾文增辭
貨行於言罪成於手後漢書　刑肅而俗敝　布常無藝
藝法制也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殣餓死　神怒人怨上下相蒙君為
政勿鹵莽莊子無惻隱之實　商君無禮義賈誼曰商君遺禮義弃仁
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注誶獨罵也滅
天理而窮人欲　愚弄其民　官邪　譏愚引多慢令致期
專政張湯每奏事至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縣官所興未獲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絕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　又王溫舒為中尉減宣左內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史令

丞不得擅損以重法繩之數年一切為小治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為經也經常也

請寄為奸請託之事

謝錢以錢求士陳湯

用小人公孫瓚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恵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刻百姓怨之

不信吏劉類為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日於壁間閲門在使幹廉察諸書又以幹不足信云云

不聞問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聞問詔曰聞者濶然久不聞問助謝罪

多寫孝經梁州刺史宋邉患多寇迷理寡學術乃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蓋勲諫不從詔責之

孔居官無所建明于敖家世用文學進初為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選物以自容名益減

釐補穿敝于楊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

無所處可牛仙客知門下事百司詔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

革訛止弊馬摠鄆州刺史廳記宜待

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弊乎

指香案爐 鄭覃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為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

變法之後弊隨事生 韓文論鹽法狀

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帝典理革前敝 陸長源上宰相書

謫政 六

白銗筩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朋黨廣漢患之乃為銗筩削具主名以為耳目為京兆善為鉤鉅以得人情嘗名亭長界土亭長戲曰為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烏攫肉 黃霸為潁川遣吏按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旁烏攫具肉吏還霸迎勞曰甚苦食於路乃為烏所攫肉吏以為霸盡知具行止事不敢隱也

扶拭用能 朱博字子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見其瘢問之尚不敢隱博笑曰大夫圖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扶拭用能自效不禁且懼對曰必死博敕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跳取受欺謾書斷頭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敢差跌

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月數千半給吏人為耳目

借死 魏太祖軍中糧少主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悲太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謝衆乃斬之以徇軍士

晉文公譎而不正 語

把其陰重罪 王溫舒擇敢往吏吏把其陰重罪縱使督吏之姦

羸服察俗 羊續興祖為南陽守當入郡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觀邑里採風俗然後進吏人知之而貪絜良猾盡皆知之也

譎數 王渙為洛陽令能以譎數發摘姦伏

問吏所聞 范甯為豫章守欲進十五

議曹下屬縣採風俗吏假歸還訊問所聞官長得失徐邈與書云云示人以詐　無恥民免而無恥出奇譎朱傳每到官輒出奇譎以示下不可欺也任詭譎孔佛軀汗流劉玄佐加汴宋節度使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鉅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夾輔之勳垂于史冊馮用之權論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于史冊無名書內鞾中王鍔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鞾中俄取他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衆人以為神明肆騁譎怪裴延齡剥下附上肆騁譎怪

政不一　七

白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謂晉獻公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季文子謂晉云云晉政多門朝夕改國不堪貳政衆而惡國語政令無常孔尉入臺多而縣辦竇懷貞武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答曰佳吏在俛俾去故辦闒者皆笑政出多門大亂之漸魏元忠輔政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曰政出多門大亂之漸姦詐起而暴亂生柳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州無他門人一知教盧子駿善政述人無所措劉蕡制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一中外之法同上法宜畫壹官宜正名令分外

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已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列士惡多門杜甫石硯詩朝廷多門仍亘乎晉魏上同太廟賦時既政出多門遷除甚衆舊史中書一之法柳澤詣闕上疏曰秖如叙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紊亂前朝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崇宋璟之計所以咸令出之比日已來又令叙用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惟陛下熟思而察之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則天下之化又無間焉舊史政禁不一劉蕡

暴政八　酷政附

白暴殄天物以蕩陵德慢神虐人不戒視成謂

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孟子朝令暮具苛政猛於虎上慢下暴數虐於百姓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惟威惟虐依勢作威報害以威滅德作威以民為土芥殺人以逞不教而殺束濕寧成操下如束濕薪一怒寧值乳虎不值寧成之怒重足一迹人畏寧成蒼鷹人號郅都為蒼鷹法令嘗密矣然姦愈甚上下相遁遁避也武健嚴酷鷹擊毛鷙為理義縱足吾事矣王温舒為河内具私馬五十疋驛奏事不過二日得報郡中鷙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賊會春至温舒歎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猜禍温舒為中尉名猜禍吏任

之其爪牙吏皆虎而冠屠伯嚴延年為河南守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戒之答曰莠盛苗穢不可不除毋掃墓待喪戒子尹賞將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勉思功效則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則無有起時地臼木杵見酷吏門注刺骨吹毛文深趙禹巧詆張湯枹鼓不鳴董少平後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臥虎語曰云云婦人升樓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亂杖擿之魏劉頡為弘農守過無大小亂杖擿之吏人掘地求錢每遣大吏報使小吏覆察之佩韋西門豹性嚴急常佩韋以自戒去儒吏朱博所在輒罷去儒吏議曹曰文儒吏時有諫奏稱說云云博曰太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孔急刻少恩李安遠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

急刻少恩由是損名

操下以嚴王遂

猛吏奮毒急政破資宋務光上書

下厭其苛潘好禮喜察細事下厭其苛

所至務為威烈李紳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生吳湘冤去

土囊斃親吏孟簡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閑通閭侍輸持之數傲狠簡怒追還以土囊斃之

暴橫少恩于頔改蘇州為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為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況于河

府政苛細請移散官杜羔元和中為萬年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官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

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直本傳

剛猛立威劉贊治宣十年第以剛猛立威官吏垂足一迹

下有犯雖絲毫皆不肯貸辛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皆不肯貸

笞殺金吾吏張直方性暴率生小罪笞殺金吾吏

以政令嚴酷藩鎮李正己政令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威震鄰境

脅汙士衆李師道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族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

眼中拔釘五代趙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人以目相謂郭英又為政苛暴人以目相謂

以峭法操下李鄘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治猛決少恩人往往陷非法

威名 九 明察附

白威克厥愛允濟 尚書言威勝愛則信成功

畏威稟命 傳

翟方進 子義字仲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為婚又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王尊 為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職甚勞苦太守以令日至府願諸君勉正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勅掾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貪污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震郡中

霽威嚴 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深知弱翁行直方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威信叛者 姚期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弟陸在外謀反期令吏送

熊及母使就陸熊求得陸詡郡陸愧慼自殺

以一警百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識柳樹陶侃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之於己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怖

解印朱穆公叔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矣

不避豪彊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不畏彊禦豺狼當路張綱劾奏梁冀驕奢

斂手以避鮑永為司隸鮑恢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違彊陵弱非勇也

彊項董宣少年為洛陽令胡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宣行逢駐車叔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欲箠殺之宣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彊伏宣手據地不俛因曰彊項侯

御前呵因虞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姦盜延叔之陰氏每一書囑輒加箠二百就言於帝

帝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曰爾久依城社為巨蠹云云帝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遂州檄 橋玄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救之刺史周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受發案益急昌竟下獄 蒼鷹 郅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貴戚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令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 不惟反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尚書 君子命以防欲 命教命也 大為之防民猶踰之 言嚴令尚不能禁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 示民知禁 周禮 國禁 官禁 苟臨人之有失 則雖令而不從 論時令 月令 凡執禁以齊衆不

赦過 禮 知防 禮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 禮 先甲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出令也 先庚 上義同 后以施令告四方 易 事不再令發命之不良 遂令 驛馬軍書 懸教象之法于象魏屬民而讀邦法布德和令 禮 從其疆令 吾令實過 憲令 君之憲令 無遷令 莊子 孔以威肅聞 李槃譽為人嚴毅以威肅聞 權戚縮氣 魏謩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權戚縮氣 豪右畏戢 韓佽遷桂管觀察使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佽許之既去召鄉豪責其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 章湊 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

不畏侯卿杖秖畏尹卿筆尹思正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秖畏尹卿筆

摧擿姦伏宗室晦檢校雍州長史推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威名

赫然崔隱甫御史大夫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

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

草木亦知威名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之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

頭上尹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

不閱旬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惡少望風逭去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彈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逭去

批薛懷義頰蘇良嗣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無犯之官下肅然柳仲郢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榜死巨猾王式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陳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本傳豪右斂跡韋澳繫帝舅主墅吏豪右斂跡疏吏惡榜之里閭王潛吏節度荊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渠凶宿狡不敢發鄭從讜為河東節度渠凶宿狡不敢發發輒得上皆寒毛惕伏又豪猾屏息李頻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藉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悍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嚴挺之改濮

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威嚴吏至重足脅息杖殺張易之奴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摧豪悍服摧姦扶隱李勉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姦扶隱為有名本傳誅真源大吏張巡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威聲風行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名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吏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大猾閉門自斂王忠嗣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崔戎捕殺倡大賈劉崇龜為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他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舸亡吏跡賈捕劾得約

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買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且伏其精明類此

宿弊 温璋歷京兆尹素彊幹鉏宿弊豪右惕服

豪彊犯法未嘗輒貸 王播為三原令

發擿隱微 張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

盜發三日内必禽 蘇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内必禽號稱神明

見惡輒取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馭吏整嚴 蔣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抄罪不貸

追集男女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王衛楊貞三人投宿五更發有人取王衛刀殺張迪却内貞鞘中至明店主人趙貞刀血狼籍拷訊貞苦毒遂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追店人一五以上以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媪年

八十餘晚放出令密覘之曰媪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
記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
人問媪使人似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坦追集男女三百
人就中喚與老媪語者餘皆放散問之具人服云與迪
妻濫殺有實乃賜坦
除侍御史朝野僉載

寡婦告子不孝

李傑既精聽斷雖
往來食飲省治不
少廢縣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
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毋悔乎答曰子無狀寧
有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
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
于
棺

明吏治

崔隱甫明吏治
在職以彊正稱

嚴明

嚴郢拜京兆尹嚴明持
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
盜賊
一衰

吏氣奪號神明

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
外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
號神
明

精裁遣

吳湊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更簿領每有
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得容

欺湊叩按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留思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處事精明皆以為神姜晦處事精明私相屬誘罪輒得皆以為神居官精明杜中立移司農吏不得為姦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云察無遺私李巽銳於為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紿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同上

決事明當李揆臨下明李晟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子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明簿最下無紿李憕力才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紿雖武夫而曉吏事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立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五代史剖析如流王播

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舊

牸牛依婦家 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來婦家不知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

夜宴娛晝決事 李適之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

典法 十

白慎徽五典 書 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施典於邦國 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 法則以馭其害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周禮盡在魯矣 公之典在 紂屛棄典刑 典法 非訖於威惟訖於富制事典趙宣子言為政也 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能用典矣典法無更莊子 率由舊章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三代之法不起於盛時叔向與子產之書云云 藏在盟府可以覆視也汝司典之後籍諱 謹爾侯度 公共理具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法為理具 畫一 法有起姦 夫魯有初 禮 採周之舊 傳 孔明練李吉甫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 式遵舊典朱子奏立廟議祖宗之制式遵舊典 編之於令柳宗元駁

復讎謀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以濟斯民 李翰嘉興屯田頌序聖上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民者 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張曲江龍池聖德頌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寖滅 韓文王政不修寖滅典法 增損號稱詳衷 鄭餘慶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凡增損儀矩號稱詳衷 詔修六典 草述 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創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譔定述始摹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

沿革十一

白夏倍虞官 禮有虞氏官五十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修廢官 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革巳日乃孚易人可與襲常難與適變 政由俗革 利百法變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新意相沿不改也禮適道在權救時貴變法宜改度義有隨時所貴便宜寧辭改作商倍夏官亦克用乂漢循秦政政亦不愆苟廢置之合宜信沿革而齊政革故鼎新惟新是圖何常之有是宜捨魯未可因殷夫魯有初採周之舊孔傅奕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具時也弊法李翰五等

論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 矯弊之政 張曲江集勅處分縣令矯弊之政豈無所革也 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纘緒之初政未得中政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道也贊皇公宋齊論

易官吏 十二

白漢文時居官長子孫以為氏 倉氏庾氏也 後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吏易政事或居官數月而退迎送交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 已上王嘉上疏云 尚能拜起 黃霸不欲數易官吏 潁川時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所易新吏未必賢送故迎新所費甚奸吏因絕薄

書盜財物換縣 薛宣為馮翊頻陽令薛恭本縣老者以功次遷職不辦而粟邑令尹賞久在郡用事粟邑易理宣奏與恭換縣數月而兩縣皆理

滕薛大夫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易置 盧攜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為驛毆所任者悉易置內阿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

省官 十三

白審官 詩官不必備惟其人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冗負官事不攝 管仲奢僭 損不急之官 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撫養戰士

省西曹 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

負咸言省東曹太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晉王彪之議也

省吏不如省官晉時議省州郡官吏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蕭曹清淨致畫一之歌此清之本漢文岳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負縣官國邑財致一府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負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為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於三府云云

孔官貴簡約傅奕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

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

資課太繁吳湊累左金吾衛大將軍言掌閑彍

騎飛龍內園英容園禁兵諸司雜供役羊資課太繁宜有蠲省

省事不如省官

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

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

杜佑為戶部侍郎以為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合併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

辛替否上疏曰

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

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

李吉甫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庬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內外官仰奉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

無數九流安得不雜

官少易治又顧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同上

患在官繁沈既濟今日之治患在官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具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具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李泌

停減吏員崔縱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敘復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

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楊綰

執罷千四百員李朝隱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

封具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泮然無避

省官之不急陸贄五要曰省官之不急

汰日損千二百五十員柳仲郢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汰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

復吏員罷冗官李泌同中書平章事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泌曰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務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具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来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疾吏員廣李吉甫

條件停減陸贄奉天赦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條件停減

補受亡限

員外置官韋嗣立補受亡限員外置官吏因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

竊見諸

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數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鉅億萬空竭府藏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凋弊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靜兵革猶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宜併省其員張延賞建言今官繁費廣曰其時虛懷謹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廪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內外始怨

勤官十四

白守官廢命不敬 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詩序夙夜在公

夙夜匪懈 不可以怠 不敢怠遑 不懈於位

不躬不親　靖共爾位　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恪居官次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行之如農之有畔畔次也）能勤有繼（繼續功也）涖事惟

勤　居之不倦　不敢自逸　陳力就列　夙夜惟寅

欽乃攸司　智以效官（勤而涖事）不遑啓處　苟有位於

朝　無有不恭恪　非德莫如勤　僶俛從事　不敢

告勞　無棄物（陶侃木屑事具善政門注）孔每朝謁馬上以鞭算（劉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從事至夜分上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官雖祈

寒烈暑無懈容（姜確）每入直盡夕不釋仗（杜楚客為中郎將每入直盡夕

不釋仗帝知而勞之當國夙夜勤彊房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天性勤吏職王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清勤不懈牛仙客河西節度使王君㚟名為判官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勤揔吏職呂諲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勤揔吏職諸條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班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政勤清吳湊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彊力奚陟遷中書舍人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彊力人以為難晝夜不寐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不敢曠其職韓愈爭臣論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帶之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星以自勤何士又可使從政然能帶星以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白氏制

勤恪莅官元稹陸贄戒風俗文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務求簡易

知吏雀裴耀卿夜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吏輒鳴裴呼為知吏雀天寶遺事

以勤國事蕭俛佐吾為理以勤國事是用正命為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統百職白居易蕭俛制

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王彥威拜戶部侍郎儒學雖優亦勤吏事舊史

守官十五

白臺駘能業其官傳

一日失職則死及

守道不如守

官齊侯田招虞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物也介于石易其靜也專立不易方思不出其位各守爾典靖共爾位職思其憂各司其局見死不更其守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不為利諂官脩其方農宿其業食焉不避其難子路當官而行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屈左傳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庖人雖不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代之莊子頭可得漢書殿中夜有怪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名尚書符璽郎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明日光賞之問喘牛丙吉

不問殺人而問喘牛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喘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陳平不對農獄

上問絳侯周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周勃不能對汗流問陳平平對曰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冀州刺史人遮道言事博曰若言丞尉當詣郡守刺史不察黃綬

孔檄取資糧不與

穆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不與光弼怒名寧欲殺之寧見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爾時重其能守官

死職

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予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守正行法

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

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因授之**帝嘉其守**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自劾執法不稱**獨孤用晦遷御史中丞會殿中王源植貶官用晦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顧罷官去**朝廷嘉其守**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樹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別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殺之不監朝廷嘉其守**居職**

持法不阿權要周彬野史**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褚遂良**辭以越局**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慶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之**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

也柳宗元守道論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天人者不為不仁亟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同上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次事左右丞不勾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本傳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韓文

曠官十六

白守官廢命不敬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棄命廢職

尸祿素餐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廢厥職尸厥官罔聞知叛官離次以干先王之誅以速官謗　怠慢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失政不立

王事無曠　怠於其位　失官不食　且昧恪居宜科

懈位怠事　慢官速戾既不治危宜科出苟忌恤緯是謂拂經出柙

毀櫝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廢事慢易葬以士禮禮曰大夫廢其事終

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不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禮官壞禮官

失其守日食不書朔與日官之失也左傳惰慢禮涖事不敬

非孝也禮率職有怠　官邪百事滋昏由官邪也闕而無罪　苟

不恭乎乃職必速戾于厥躬苟棄命於廢官則有常而無赦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臨事有虧則思移過夫斯不請誰合當辜慢官之後徒告闕

供臨事之前胡不申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都家之理有不及者周禮朝大夫掌都家之理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于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殿者也滿百漢陳遵為掾不治曹事數廢被謫主者報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謫滿百者斥曹參為相不事事不丞相之事沉職沉滯不舉備位言無職事具臣充位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于湯丞相充位而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日飲醇酒曾參終日清譚王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縣務亦理養名逋事具怠惰門注孔有司弛墮韋溫諫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俾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

歸正矣妨職呂才東皋子集序除六合丞篤於酒德頗妨職務簿書棼如絲胥吏沸如糜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下車之初親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名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藹然而疲官曹虛設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俸祿相請小大閑劇之殊陸贄奏議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于時而用爾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人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太殘漸至陵遲蕭至忠論獨爵近侍要官多居美爵切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遊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稟班非其人徒長其飾佩上

御史出都舊史韋思謙授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摇動山岳震懾州縣是謂曠職爾

棄官十七

白棄官則族無所庇傳宋公孫湯 不仕無義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歸去來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粟折腰於鄉里小兒乃棄官作歸去来 雌伏東觀漢記趙温子柔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 命駕適意世說張翰字季鷹為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菰菜蓴鱸魚鱠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解印 詠風陶潛事 難進易退君子 三揖而進 一辭

而退君子奉身以退量力而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逃祿文子惡郡守後漢檀敷蒙成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投傳周景辟陳蕃為別駕以諫不合投傳去不樂為吏枚乘為弘農都尉不樂為吏去官客游梁三綱絕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掛東都門而歸也池中龍種襄陽記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大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行意君行制臣行意拯人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督郵吳導至縣抱書閉閣伏牀而泣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引出俱去曰天下事大矣子何為在此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巴肅坐黨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

俱去肅曰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被害刺史賈琮刻石記之

長吏有嫌 晉陶侃士衡補武署令與太守呂岳有嫌弃官而歸

不之官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主簿病不之官司隸催促倫上疏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徵詣廷尉詔原之

母杖 世說王經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絹三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十爽聞不復加罪

免冠 貢禹少翁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耶遂去官也

不過六百石 漢邴漢兄子曼容為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奉遺戒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戒子孫無為王國吏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歸

不及政事 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仲叔曰辟而不問是失人也投劾云云

投版 范滂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恨投版弃官郭林宗聞

而讓番

誥誓 王羲之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於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孔棄官隱武寧山 柳渾累遷衢州司馬後棄官隱武寧山

灌畦擬薪 元結父延祖不仕年過四十親姻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擬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母羸老未及迎而病 林贊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贊弃官還

酣美酒 王績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

徒步歸鄉里 賀知章肅宗為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令之即弃官徒步歸鄉里

輕舟夜遁 呂才東皐子王績集序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

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恥為王府屬 郝處俊轉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

負薪採橡栗 杜甫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

疾其姦 蕭存張滂主財賦辟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不得意 韋正貫為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

放情事外 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名授比部員外郎舊史

刺史不禮 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李思訓 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

歸養 楊搢舉進士退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即家拜散騎常侍

杜門絕人事 趙光逢昭宗時為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

拜官十八

白愛君之祿 寵光 寵命 君命 吾又寵秩之 傳

得祿 祿在其中 拜於家 即拜 漢張敞亡命冀州賊起上使即家名敞拜冀州刺史 又 哀帝即楚拜龔舍為太山太守使者請舍至縣拜受印綬舍曰云云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也 又 阮孚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郗鑒以為非禮帝曰就家用之誠快不爾便廢才也 冒雨拜 王雅茂達將拜太子少傅遇雨請以纖入王恂不許用冒雨而拜 孔拜起

居即 沈佺期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名見拜起居郎兼修文舘直學士 自草茅擢拾

遺 舊史崔羣隱居明陵以節操聞韋夏卿薦羣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羣奏曰陛下即位二

十年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判官一何易也以非其好東皐集序獨步當時及為正字拜左贊善白樂天拜左贊善請亟捕盜宰相不悅若端簪理笏非其好也

得吏部之職則拜陸贄請薦舉屬吏狀宋朝以來廊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以下悉以委之廊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盧質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踈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具明驗也逸不欲任責因以吏最拜長安令薛苹固辭不拜五代

辭官十九

白奉身而退善為我辭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　知止不殆　灌園於陵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乞骸骨漢平當為丞相病篤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又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又韋賢為丞相老病又韋賢賜金百斤罷加賜第一品丞相致仕自賢始遺失後漢世祖彊起張湛為司徒湛至朝堂失溲因自謝病而止劉矯有髙節以叔父未得仕進絕州郡之命魏志讓封魏田疇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劾疇狠愎苟立小絜宜加刑鍾繇議宜勿奪志又韋玄成佯狂讓封以避兄治塵辭卿傳周遄治塵納衛侯衛侯以為卿周治既服將命周遄先入及門遇疾而卒治塵辭卿注見遄死故也重繭鮮食蓬子馮辭令尹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也免乃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傳齊使敬仲為卿曰羇旅之臣幸免獲戾敢辱高位云云

投檄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士此舉奚為至哉投檄而歸

臣行意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泛五湖

臣辭外官蕭望之長倩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諫官補郡吏所謂憂末而忘本

又黃香為尚書令遷東郡守上疏曰典郡才非堪願留備冗官負督責小職復為尚書令

不許辭晉卞壺望之為尚書令時名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二人吉稱父命不就壺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讓為永制二子不得已就之

辭大處周子隱除楚內史未行徵拜散騎常侍處子辭大不辭小遂之楚

辭官得罪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章二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徵謨陳病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寢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謨慢

免為庶人

視子疾 陸詡祖言為吏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避舉主 後漢劉陶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為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拜侍中

避功臣 杜詩公君為南陽欲降避功臣上疏曰宜慮數郡侍振旅之臣臣非宜所顧受小職

諱同 王舒處明父名會舒拜會稽內史舒上疏乞換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辭於是改會為鄶不得已而行之

同名 江統為中郎選司以統叔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云云但以職位之衆士人殷繁使至受官而令佐吏不得稱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官不屑就　辭合善為　匪念恪居　徙思智免孔謝

病歸 溫大雅父君攸入隋為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

累表辭位 魏徵進鄭國公累表辭位

不謀于家 李日知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

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遷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

子文避祿謂之逃死治塵辭卿迫於懼禍一品制集讓官表

終制就職蘇頲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

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陸象先吉頊為吏部擢洛陽尉元方時亦為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才望髙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

換官二十　擇官　不擇官附

白薛宣為馮翊頻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辨粟邑縣小人謹朴易理令尹賞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

毋丘儉魏志儉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豫州儉為揚州

不擇官吳志孫策從容與呂範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猶有

不理願攬領都督為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範曰今託將軍欲以官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計非但將軍策笑範出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衆事威禁大行

又晉褚裒 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否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捧檄 毛義事親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喜見顏色奉以是賤之後乃悟曰為親故也

辭大就小 葛洪稚川邊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故耳帝從之

阮籍求為步兵校尉 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之也

孔母不肯去鄉里 張九齡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

父嫌名 韋聿遷秘

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兩換具職

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議羣臣食服不同袞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為潮州刺史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署制勑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待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中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勑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嘗有謫之言德宗大駭罷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舊史

無替字人之術

元稹吉畋誥京兆尹李同以畋有幹蠱之稱流聞于西遂具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

謁宰相請移散官

杜羔元和中為萬年令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繫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直

屬吏二十一

白馬曹 見人部縱逸門

統攝 統屬攝寮

寮吏 長吏下列下位資事

名參下吏 職隷外臺

入被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凍還遇令不在遂觧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蹔温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一人故不疑令奇而釋之

登車 王徽之子猷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職事曰似馬曹從行遇雨下馬䟎入冲車曰豈獨擅一車邪

怒不謁 殷仲文選東陽太守何無忌甚重之東陽無忌所統許便道修謁無忌欽遲之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己大怒遂中傷之

踞見 後漢沈景拜河間孝王相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不正服與民何別

恐傷 鄭當時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役使 蓋寬饒次公左遷衛

司馬先時拜謁衛官常為縣使市買寬饒遂按舊令揖官屬不受私㪺循士卒甚有恩民戴之

迎送

孔奮君魚為姑臧令太守梁統未嘗待以官屬之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其母也

師友

嚴詡為潁川與掾吏為師友

如賓

孫寶子嚴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署為掾進見如賓禮

拜起

朱博為琅琊守門下掾貢還者儒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云貢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

面折長官

郅惲君章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食百里內縣以牛酒到府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云云欲顯于朝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罪謝令案延資性貪鄙外方內圓云云明府以惡為善惲敢再拜奉觥歙慙曰敬受觥惲疾去也

善事官長

任延長孫為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曰善

買牛不與

後漢朱暉文季

為郡吏太守阮况欲市牛暉不從及况卒暉厚贈送曰前有所求不與不敢以貨汙君德也

孔日夕議事 韓偓請逐李彦弼彦弼譖偓及令狐渙漏禁省語帝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

主書 楊炎與盧杞在中書同秉政盧杞密啓主書過荅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柰何相侵耶

諸使辟署 趙憬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

楊於陵 為句容主簿待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竟以女妻於陵舊史

鏡湖秦望之遊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内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絶唱天下聞其名爭

欲取以為屬 權皐安禄山籍其名表為薊尉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

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蓍蓍妻皋妹也密約以候名之蓍來皋陽喑直視蓍而瞑蓍為盡哀自唫歛之皋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詒名皋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歸具母皋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犇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詗北方既度江而禄山反天下聞具名爭欲取以為屬 見屬吏輒先拜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

委成於參佐 張弘靖充盧龍節度使委成於參佐官屬輕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具詬責上皆曰反虜

韋雍張宗厚 又不通大體復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是夕軍亂同上

同官 二十二

白同官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 聯事 同上 分職分司

僚友 司官 官分 聯屬 聯職 同班相邮 國語臧文仲 不交言 漢陽偏仁辟司徒桓虞府府掾有宋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也 同臺郎表取罪 後漢雷義同臺郎坐事當居罪刑義默然自表取其罪 代還錢 陳重有同舍郎負息錢重密以錢還 疑盜絳 陳重同舍郎亡絳疑重所取重不自分明乃市絳償之後誤持者歸絳其事乃顯 疑盜金 直不疑為郎告歸同舍郎亡金意不疑盜之不疑不自明買金償之後誤持去者來乃明 近不偪同 魏伐 及爾同僚 詩 併肩事主 漢 孔同位不相假 蕭嵩進中書令裴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直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 蕭王竝位 蕭遘同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竝位鐸年老嘗入對路殿中遘挾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

幸也遣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謂歸登為右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遣頓謝

聯署拾遺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

郎家二賢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壞而松柏為林也

聯舍敬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師不政法制陵頹曙引所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旦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軍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為伍奈何衆愧謝閫府咨美

多君子寮留守無事多君子寮韓文

同服官僚同上

同舍賓參為人矜嚴同舍當夕直參代之新史

鼠虎俱為相屬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其年舊相遠愈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李肇國史補

齊名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採訪使韋陟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莫判官負錫齊

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陟推誠待之時謂負推韋狀舊史

聯曹結綬 權德輿唱和詩序貞元元和閒為渭州尉

同寮 實參為萬年尉時同寮有直聯曹結綬相視莫逆官曹者將夕閒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舊史

故史 二十三

白任安 漢衛青日衰霍去病益貴門下故人多事去病唯任安不去

避席 漢田蚡起為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為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

戎首 世說向雄為河南郡掾公事不畢太守劉淮笞之後俱在朝不相往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于河內不為戎首何好之有帝從之

見泣 桓玄年七歲服終州府文武吏辭其叔父冲撫玄曰此汝家故吏玄涕泣被面

同升 胡廣伯始凡七為三公故曰陳蕃李

咸並為三司每朝會蕃等常稱疾避廣時人榮之見本傳

馬駛

蜀陽洪為蜀郡時書佐何祇數年後為廣漢太守每朝會祇次洪朝洪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也

孔病名故吏

柳公綽以病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怨顧左右名故吏韋長衆謂屬誘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

蜂附蟻合

大抵當陰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超超便僻詡詡以非手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飆逝不為門下用矣柳宗元與顧中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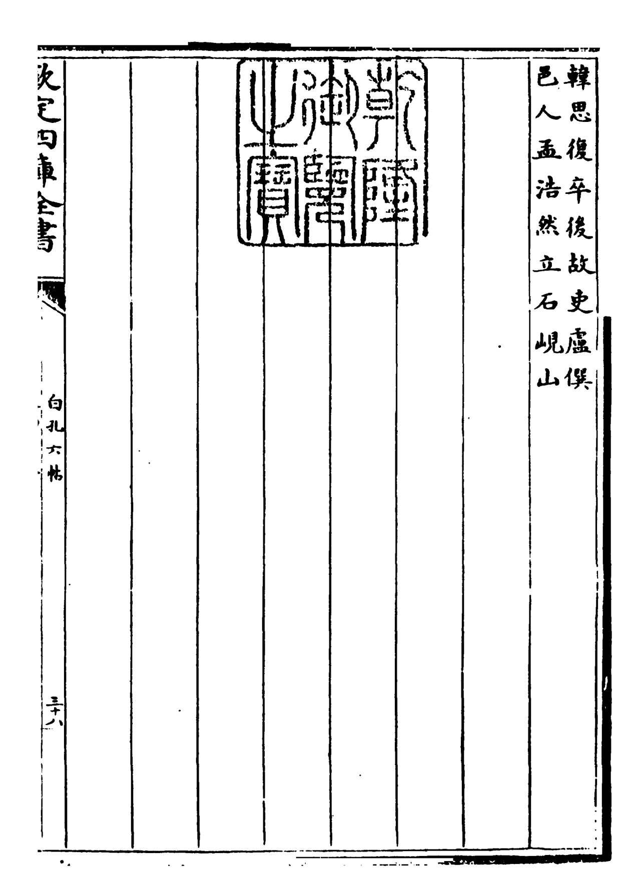
按杜黃裳故吏

杜黃裳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

一切不問

李宗閔凡不附已者指以為朋黨皆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雾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

立石峴山



韓思復卒後故吏盧僎

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

白孔六帖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陳燦

白孔六帖卷四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攝官一　侵官二

離局三　濫官四

賣官爵五　詐稱官六

巧官七　胥吏八

申牒文書九　才稱職十

才過職十一　不稱職十二

慎擇十三　未能爲政十四

俸禄十五　世禄十六

禄不兼利十七　寬猛相濟十八

替代十九

攝官一

白名器不可假人　官事不攝管仲奢僭　士會攝右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叔魚攝理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理獄官　攝

官承乏 供二 衛侯將會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承乏謂兼二職也 拜眞 眞受也 兼人之職 不貳事 禮 將效

一官 敢有二事 攝政 孔子爲司寇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兼二事 傳沈諸梁兼二事二事謂令尹司馬也

假器孔停天下攝官 劉晏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 攝官升山 張九齡 署吏攝百司

繁而不綱 杜佑始度支畫用度多佑以署吏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本炭歸司農練染還少府職務簡修 兼攝行軍長史 李靖陳國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

募官攝府縣 崔光遠元宗西狩詔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入

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光遠募官

地貧俸薄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地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

擇文武攝臺省官 李晟攝府縣隨闕官關斬數十人乃定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

何攝爲 李巨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爲即詔御史大夫

韋相攝衛 嶺南異物志韋執誼貶崖州司户刺史閔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諳公事幸其佐理勿憚廉費請參韋相攝衛

侵官 二

白侵官冒也 **一失其位** **不謀其政** **君子思不出其位** **各有司存** **思難不越官信也** **君子行無越**

思守不假器絜瓶難假不能恤緯傳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焉用代庖莊子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兼人之智出位之思侵冒越思各恭乃位出則有尤如冒厥官過猶不及不貳事不移官禮各司其局雖則奉公且爲出位行苟越思動而生悔代斵易而生亂過則有刑將效一官敢有二事苟越思於乃職必逮戾于厥躬律諸越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孔不敢侵官魏謩帝勅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設官各以其事治杜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按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

疵是大苛且侵官淹默然相侵楊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柰何相侵邪嫌其出位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知五品選盧承慶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

離局　三

白失官慢也離局奸也一失其位寵名皆棄　臣之失職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叛官離次遐棄

厥司 慢官慢易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司其局 禮 各揚其職 揚舉 廢職服刑云云 由官邪也 爾爾 則死及之 闕擅去官 吉茂同産

凡黃爲長陵令時禁長吏闕擅去黃閣司徒趙温劾以故吏違科犇喪司隸鍾繇收伏法 徵書未至

擅去 石崇爲荊州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之 旬日還 阮籍爲東平相到郡法令清簡旬日却乘驢還 出界 晉郭弈爲野王令羊祜過之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離軍營求

免 後漢皇甫規威明爲渡遼將軍欲退身數上病不許友人王旻喪還規越界迎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第故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遂不問也 孔不樂職輒去 張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 疾其姦 蕭存張滂主財賦辟存留

務京師裴延齡與洵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濫官 四

白爛羊　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封公侯

鴻都　後漢靈帝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

貂不足狗尾續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樂公樂卿　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朝位從九品加樂者別正卿人十九爵二十爵至樂卿食公卿祿而無二也

孔斜封官　安樂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勑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韓琬言仕路太廣　故弃

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

胥史濫章敍

張九齡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敍恐制出四方失望既而果得謗

倡優授官

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

優人擢將軍

曹確優人李可及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士工商雜流假使拔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椽賓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令而位

將軍不可帝不聽

分職建官不可以濫　李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益前非曰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謹爵賞爲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給之道也

臺閣之內朱紫盈滿　蕭至忠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内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

舞胡致位五品　鳴玉曳組趨馳廊廡非貽則子孫之道也李綱諫疏

白版侯　朝野僉載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焉

委事受權　表楚客規魏元忠閤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受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鳳頭之繩

廟垣之鼠者也今大君中興獨有閹竪坐升班秩獻瓜既無正闕率受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庫陸贄幸梁有獻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祿者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焉

內外盈溢至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選舉志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勑斜封受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至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今取士多且濫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勲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

比年不加簡

擇京官生員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頗加汰擇韋嗣立

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發事管府倉儲竭於資俸同上論官濫疏

麒麟楦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驢兩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張鷟朝野僉載

補闕連車載武后時官濫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侍御史椀脫校書郎云

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舊史孔子曰名與器不可假惟人是言謹樂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與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宜列預仕流超授高爵遂使會朝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馬周

賣官爵 五

白入粟拜爵 漢食貨志鼂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息列反帝從之 入奴爲郎 後漢府庫虛乃募人入奴婢得以終身爲郎先爲郎者增秩 入羊 又入羊爲郎受爵賞欲移賣者無所流貤無所差次貤者移也 入粟 黃霸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注云三輔郡得仕也郡爲卒吏二百石尤異也 以貲爲郎 張釋之以貲爲郎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 郎官 桑宏羊爲均輸令吏人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食貨志云 漢桓帝占賣關內侯 以貲爲郎 司馬相如非其好也 賣公卿 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行三公問子鈞曰我爲

三公人以爲何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擊之**禮錢**後漢三公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西園**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賂遺求達**魏張德容爲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此見識達也**賂遺求官**張讓專權孟佗以蒲桃酒一斗遺讓讓拜佗凉州刺史**以貨賣鴈門太守**見干謁門**孔柳澤上疏曰**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内寵專命外變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闌闠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召富人納貲**胡証爲和親使請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貲以絶鬻官之濫**母妻諸子賣官**李義府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賣官收貲濟軍興**裴冕太子即位進冕同平章乃建言賣官

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

錢多者得之 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

堂牒賣官 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五代閩世家

多受金錢 中宗庶人韋氏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乳母及尚宮賀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禁中勢與上官埒縣是墨敕斜封出矣

納貲售官號斜封 安樂公主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納錢物給告身 至德四年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財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使擬條格擬同中奏聞通典

仇敵賈販 韓琬上言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

詐稱官 六

白御史 漢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詐稱御史止傳縣之傳舍也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

漢使者 後漢公孫述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益州收印綬

孔冐牒

取調 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冐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

詐其子使不俟朝制 李抱真卒其子緘匿喪與其屬謀會諸將元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即爲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因榮而讓緘焉

冐名仕至縣令 王式慈溪民陳珹冐名仕至縣令豪縱州不能制式

窮治其姦榜死

自稱清海軍掌書記 五代李鏻唐宗室子少舉進士累不中容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宏規宏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

未拜命而稱新官 同上何擇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

告假冒 宗室李義琛始被譴匿身爲傭保而嗣生許攉利其爵邑告義琛假冒復流嶺外

巧官 七

白司馬安 漢汲黯姊子司馬安文巧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季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

十人持祿　專祿以周旋　汲黯謂公孫宏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約即上前皆背之遊五侯門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唯樓護君卿遊五侯門盡能得其歡心孔餉謝權倖韋陟襲郇國公坐事貶後爲河東太守以失職内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容容持祿李元素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内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結權倖求鎮守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馬人笑之陰事宰相以久其權郭英乂東都平權知留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劒南節度使所至聚斂詣結權近楊元卿性險巧所至聚斂詣結權近故累更方任僞不勝宗室道古巧求宦便佞傾下游公卿間常與奕

博偽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權心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王式少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柔聲婉顏狐媚當權孫樵逐痁鬼文有司馬安者攘仁盜義縛舌膠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翎華纓高步天庭

胥吏八

白恥於厮役後漢趙煜為縣吏捧檄迎督郵煜恥於厮役棄車馬去從杜撫授韓詩

陶侃鄱陽人吳平徙廬江之潯陽早孤為縣吏

胥徒

小胥

掾牘

吏部式諸流外官滿未滿得勳五品已上叙勳勅至省者陳牒請解於兵部續勞上經三年折當考考滿日從流外資敘不得輒

敘勲階若六品以上勲及國勲不在此限

小吏入令被中

光逸事見屬吏門注

孔爲中書令

薛稷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素無才望今特以勲進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

劉祥道六事

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吏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爲書與所善吏剌取朝廷事

李乾祐嘗爲書與所善吏剌取朝廷事迷隱辭爲吏所責

其胥吏非宰相器

牛仙客帝既用仙客知時望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詧蓋恚言也

罷省胥

韓洄罷省胥吏冗食三千人

堂吏數招權納賄賂

韋處厚同平章事堂吏湯鈌數招權納賄賂處厚笑曰此

半滑涣也斥出之相府翛然

中書史 李吉甫中書史滑涣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涣請常得如素官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涣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問劾其姦

捕臺府吏 王源中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

宿姦老吏 裴延齡擢司農少卿素不善財計乃廣鈎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

出入辜平 南唐曹隨知廬陵吉陽令先是邑有二胥酋辨於治體亦精於法律惟能出入辜平時邑民苦之謂之長短墨隨以爲親信雖制之以度未爲之殘蠹然或爲之所欺罔而隨不之覺野史

巧吏猾徒緣姦而奮 張九齡上言

張元素與

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 張元素傳

牛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 張九齡帝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牛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

胥曹失色 陸亘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傳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橫會將冊皇太子草儀真參議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

梁客將 梁王欲以嬖史張延範爲太常卿廖宰相裴樞以爲太常卿以清流爲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蹈浮薄亦爲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樞等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五代

申牒文書 九

簿書文案符牒附

白月終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賛冢宰受歲會終令羣吏致事注使齎歲盈文書來今上計也

具文 漢宣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

計簿書 黄霸為馮翊二百石卒吏頻郡錢計簿書以廉正見稱

辭案 後漢周紆為齊相任刑法善為辭案為州内所則也

自校簿 諸葛亮常自校簿顒直入諫曰為理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亮謝之

吕範周谷 吳志初孫策吏吕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求必關白不敢私許當時見望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為傳著文簿譴問權臨時悅之及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不用也

案牘 **簿領**

送解式 公式令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條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三日了一百條已上四日了

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興為趙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治藏 周禮一曰府掌官契以治治藏人主財用簿書也

贊治 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則名辟名者以官刑注辟多詐作書與實不相應也

司書 主財用簿書

文致 嚴廷年治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反音幡致至也容也言大索至容也

多張文簿 計簿也

計文不改 謂上計文書不改也

對簿 謂獄訟文簿也

舉書孔廷無稽牒 張嘉正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史不能決嘉正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

考簿用墨 王徵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為姦徵始用墨遂絕妄欺

誓牒 嗣襄王熅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徵託手弱卒不肯署

請豫立簿注 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

閱正晝一月止視簿領紛積反用爲樂王播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沉埋案牘間韋蘇州高陵書情閒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同上寄韓明府盧主簿訟牒滿前温彥博爲吏部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前時盧從愿爲吏部精力于官僞譏其煩碎牒詭功摘檢無所遺裴遵慶性強敏視簿牒詳而不苛苗晉卿練達事體百官世稱吏事第一簿最一省無遺

才稱職十

白爵不踰德授方任能類能而使之任良授官君子使人也器之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月令量能授

爵其人存則其政舉 輪轅適用 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辨然後官之任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官有小大所貴授方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而政廢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薛宣換縣宣爲馮翊令頻陽令薛恭與粟邑令尹賞換縣二縣皆理 孔京尹稱職嚴郡拜京兆尹減隸宮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尹 振職高鉞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 掌文翰薛元敬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揔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號稱職 百司善職張元素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 以清毅聞齊澣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 持法明審蔣沇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

職**衆號稱職**裴冕歷殿中侍御史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挺議鯁固**獨孤郁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在職以才顯**邵說擢吏部侍郎在職以才顯**外郎稱職**狄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循名責實**劉瑑嘗與崔謹由議帝前謹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所用皆稱職**薛珏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臣多其計所用皆稱職**韓皐**資質重厚有大臣器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以善職稱**韋繩

天寶初入爲秘書少監元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繩列具圖書以善職稱

以稱職兼學士

張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詔左右史立螭頭記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

校外官歲考

崔隱甫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

世稱吏事第一

裴遵慶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銓汰文武

李迥秀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

無易珙才

崔珙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捡革其弊知珙治軍精嚴上即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

以稱職

魏知古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

才過職 十一

白趙魏則優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恭賞皆理 換縣事見上門

鳳棲 王渙辟仇香爲主簿謂曰主簿不討陳文之罪得無少鷹鸇之志乎香曰以爲鷹鸇不如鸞鳳渙乃謝曰枳棘非鳳鸞所棲也 驥展 龐統守士元劉備在荊州以士元爲耒陽令在縣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召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爲治中 割雞焉用牛刀 子謂子游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過猶不及馬用牛刀 智以效官 才宜稱職 位不充量 漢家 人浮於食 禮 不理 蔣琬公琰爲廣都長蜀先主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而又沉醉先主大怒將戮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罪免官而已 孔才用

特達張行成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

大才當大用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予薦于武后

屈長才於短用者也猶猫捕鼠而斧剪毛白居易策林審官

器宏者恥效以主撮之任足逸者難拘以尋常之地柳宗元柳渾行狀

位不配才趙元少負志略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才卒

才不稱職十二

白無德而祿殃也舟之僑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有言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

辱高位

尸祿曹子建表君無虛授

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以速官謗而煩刑書求賢審官以資共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尸官之責圓鑿方枘折足覆餗易云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易負且乘致冠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才稱其職乃事舉績成任非其能則官邪政廢薛恭之才但能理於小邑公綽之用不可以爲大夫智以效官力宜稱職所宜舉德安能食浮能小不能大晉庾峻上疏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人以器之孔朝野嗤薄韋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時譏煩碎溫彥博檢校吏部侍

郎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不爲時所稱**楊師道爲吏部尚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牛僧孺**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官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持禄取容爾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廢誅**則天皇后武氏臨朝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能**以不職罷**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職受不甚精以不職罷**朝野雜然輕笑**元稹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循默**王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都督不稱職**盧祖尚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内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

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

不爲人所瞻望鄭綮同平章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骨

任小能於大事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白居易策林審官

韋挺不禮馬周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湔洗用之周言挺狠于自用非宰相器但才德可供任使已耳

押豚臑拒貙牙韓偓鄭綮贊懿僖以來賢人遁逃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綮朴鞏不次而用押豚臑拒貙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本道使具條以聞楊綰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

謹擇十三

白難其人　務在擇人　明試　登庸掄材　官不必

備惟其人 防請託 漢何武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也

召故吏擇 尹翁歸字子況去吏家居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不遜延年曰何傷召上辭問甚奇之是日補卒史

選孤介 第五倫伯魚爲蜀郡民吏富掾吏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患之簡其豐贍者遣之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財抑絶

孔擇僚吏堪御史者 盧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叅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曰盧懷景等皆爲通顯巨人

創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艎 韋承慶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創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艎若匪毀而敗則是庇朽

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艱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

所擇悉

韋嗣立建言設官建吏本於治人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

蕭至忠上疏

臣願陛下愛惜爵賞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閒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

帝親擇吏宰畿邑

柳渾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為官擇人

戴叔倫齊

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輕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映等重其言

劉祥道䟽 古者爲官擇人不開取人多而官少

官不擇才 桓彦範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彦範執不可曰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

推擇官材 韋處厚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

凡玆廷臣汝擇自從 汝其往衣食子士凡玆廷臣汝擇自從韓文淮西碑

爲官擇人者治 竇誕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

當擇清流 後蜀孟昶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

士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 薛登請擇賢才疏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則士不

可不察官不可妄授也

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贊皇害霸論令製美錦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令不惜美錦令臣製之舊史豈待情樂御史中丞桓彥範舉陽嶠爲御史嶠不樂彈糾之事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爲右臺侍御史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元方子象先本名景初時吏部侍郎吉頊擢爲洛陽尉元方時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史察行覈才臣伏見比年御史轉郎官拾遺遷闕未聞受命之日天下有以知其由至於繡衣持斧不聞擒其姦決其獄而得者既得而遷又如是拾遺司諫不聞着其狀獻其言而得者亦如是二端登賢之象也若然陛下

於此不察其行何以察之於此不覈其才何以覈之牛僧孺賢良策亦以擇賢才蕭至忠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

未能爲政 十四

白君爲政勿鹵莽莊子未能操刀而使割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宰子産曰少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美錦學製子産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學製焉大官大邑所以庇身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吾斯未能信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注云未究習也賊夫人之子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言子羔未學而仕是賊害之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學優則仕子夏上通而不困上通仕道不學牆面涖事惟煩學古入官政乃不迷先學古訓而後入官授之以政不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及門仕進之門爲學未能入室策名安可及門不能者止智效一官莊子孔幼未能事藩鎮王元逵子紹鼎死子納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爲留後以嗣假以曹參未預署事江南野史蕭儼以童子擢第假以曹參未預署事遂精究法律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王師範父敬武逐安師儒自稱留後敬武卒昭宗以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師範不受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近語洪曰

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遽不為備語其僕劉鄂曰洪來為我斬之用汝為牙將洪來師範出迎於坐上斬之乃急攻棣州破張蟾潛𦍑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五代

俸禄十五

白禄在其中　豈無口實　底禄以德　寸禄　營其寵禄　事君敬其事而後食食禄也禄不期侈侈不與禄為期而自然侈退食自公　不家食易貴人而賤禄則民興讓言尚賢而不吝禄位　惟賢非后不食食禄也　維禄不期侈懼膏粱之易驕

而食不充虛豈匏瓜而可繫

計日受俸 羊陟爲河南尹云云 又 楊秉字叔節豫州刺史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馭貴馭富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爵公侯伯子男至于大夫士也

稍食 周禮均其稍食稍食祿廩也

以制其食 制其等級

上農之祿 周禮上農夫食九人凡下士祿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也

人浮於食 禮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過也言寧使己才過於祿不使祿過其才示不貪也

公食 家食

大祿小祿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伐檀 詩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始聞刈楚之榮 俄見伐檀之刺

貪天之祿

厚賢倍祿以功詔祿以久爲奠食 食稍也既爵乃

祿之者事成乃食之仕而未有祿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位與祿同也君有饋臣之道也位定然後祿之難得而易祿易祿而難畜禮曰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庶士倍祿禮武王克殷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復紂時祿薄也季秋收秩祿之不當不當私所增加也伐冰之家有采地不畜牛羊秩膳天子諸侯有秩膳百祿是荷勸從傳制爲祿位以勸其從也益俸宣詔曰今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注云舊一石者則加五斗也仕不祿班彪益游徼祿趙廣漢爲京兆奏請益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注增秩以勵其行也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人考致仕三

分故得一以終身也給吏蓋寬饒廉直志在奉公俸錢半以給吏人爲耳目之事斗食屬薛宣

宇貢君爲大司農斗食屬注祿少計日一斗爲數干祿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史記

魏成子食祿于魏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增減後漢光武增百

官俸千石以上減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上增之助婚任延時爲九真守駱越舊無婚延以年齒相配貧者

省俸助成之留一月第五倫爲會稽守俸纔留一月粮餘皆賑與民之貧羸者桓帝減公

卿以下俸貸王侯相占責關內侯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東方朔曰

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云云辭俸張安世少孺以

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至於得數百萬計上贍貧黃香爲魏郡守

分俸祿賞賜班贍貧者豐富之家各出義穀云不及妻子周堪仕郡縣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容

制祿周禮代耕禮辭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祿法所得當受無讓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月令孔高輔五事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

公議病其持祿崔損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歷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

奉祿分宗親劉德威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

又李百藥得俸祿與親黨共之

又劉贍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

停京官月奉助軍興王求禮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奉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止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當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

加

估以給 崔從授淮南節度使揚州官吏俸帛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 虛食祿 辛替否疏曰中宗陛下之凡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數千人 諸王奉給薄於帝子 道孝王元慶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窶乏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

不增給 常衮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能行時韓滉使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詹事趙惎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衮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

刺史俸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本傳

奪吏俸助輸 崔郾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歲率八十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

歸其積

俸柳玭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玭不納悰舉故事爲言卒辭之取俸助軍興上疏執不可朱朴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不敢當兩使廩料楊牧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廩料但收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奉廩之費歲鉅億萬盧懷慎上疏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廩之費歲鉅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散故人同上所得祿散於故人親戚又薛苹所得祿即分親屬故人而無餘藏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郭子儀隨官閒劇增奉李泌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謂外太重內太輕乃請

隨官閒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

定府州官月廩 楊綰同平章事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狄相均

減百官俸廩 崔植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俸廩植封還詔書

賙濟內外親 薛戎悉俸廩賙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

衣食人之孤遺者 元德秀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

俸餘送酒家 陽城無留也

取足則已 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日有獲馬城至道州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

以俸代輸 何易于爲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教吏爲辦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

官一品俸三千 李吉甫國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歷時權臣月俸至九十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爲裁限至泌量閒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閒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

議言月

廪溥以動士心王龜爲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廪溥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

減百官一月俸高宗龍朔三年二月減百官一月俸

爭求什一高季輔上言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本傳

各依錢數多少折爲布帛定數陸贄若但據群官月俸之等各依錢數多少折爲布帛定數其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明立條列便爲常制

羣蟻附腥羶聚蛾投爝火盧坦與李勃拾遺書今之人犇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羶聚蛾之投爝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

羅網高懸去將安所文粹呂才東皐集序時天下喪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呂嘆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分積於縣城門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豈利斗粟希布帛歐陽詹上鄭相公書不仕

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美播于當時豈利斗粟希布帛救寒暑給朝夕也開元後每使各給雜錢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秩登祿富以有廟祀韓張文袁氏碑

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鹽因奏減堂飡錢及減百官廩俸三分一以助用度

世祿 十六

白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書匄也先君守官之嗣范宣子言嗣先君之守官又曰匄之祖自虞為陶唐氏夏為御龍氏商為豕韋氏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不朽之謂乎穆

叔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傳子産曰孔張君之昆孫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漢任子令漢公卿子多以父任為郎王吉曰禹湯不用二公之世而舉皋陶伊尹請除任子令子為郎漢徵馮唐年九十不能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為子求官桑宏羊自以為國家興筦榷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霍光謀反遂誅滅伐檀之刺孔後嗣長為藩翰長孫無忌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以無忌為趙州刺史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無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顧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以門資為吏于琮以門資為吏用嗣厥服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公之理也徐

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隷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

曾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袞文粹李翰鳳閣王侍郎贊

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為漢代名臣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為晉室公輔同上

祿不兼利十七

白畜馬乘不察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禮

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織蒲臧武仲妾織蒲仲尼曰三不仁

天分董仲舒曰天之分與之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

拔葵史記公儀休相魯茹葵拔園葵而棄之見家織布出妻焚機云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免

官削爵貢禹欲約近臣自諸曹郎侍中以上家無問私販賣與人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

王昶陳五事魏王昶欲令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

孔廣市樵米為歲中計尹知章轉國子博士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戀

節財力勵廉隅陸贄奏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而不可變革者也

收苑中果菜尚萬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官收其利蘇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舊史

寬猛相濟十八

白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火烈水懦子產謂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懦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多盜太叔悔之

韋弦兼佩昔人有性急佩韋自戒性寬佩弦自戒

吐茹合宜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剛不柔孔間以威斷段文昌授劍南西川節度使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

政貴知變崔鄲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沮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

馬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柳仲郢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

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寬猛相濟弦韋適中李白任城縣記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以寬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呂温人文化成論

替代十九

白及瓜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嗣掌其月周禮注云代住一月　三已無愠楚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迭代功成者去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策名　隨牒　合符後漢傳燮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燮孝廉後燮為漢陽太守律交代合符而去鄉郡榮之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請救趙魏王畏秦不許趙告急於公子公子之客入王宮盜節矯代晉鄙不設備公子遂入鄙軍鎚殺鄙而代將

更書 漢段會宗為西城都護騎都尉其軍遂救趙也三歲更書還為沛太守邊吏三歲一更也

終更亟還 谷永與會宗書云云

親友 魏陳矯為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曰吏與二千石鄰國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及為郡及尚書令皆代矯

舉 吳周瑜病舉魯肅有智略足以代瑜

父子相代 見父子門注

智效一官 莊子

考績之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

邴吉知人 吉為丞相病篤上自臨問曰即有不諱誰能代卿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人皆在臣右惟上審之及居相位並皆稱職上謂邴吉知人

刺史被代皆降魚書 楊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帝嘉其謀云

舉弟自代 韋貫之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袁公政 袁滋召為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簡自上意 唐自兵興以來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馬故行軍司馬皆簡自上意

以病求代 張建封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

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 韓琓上言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

自以久疏斥 柳冕為福建觀察自以久疏斥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

李

自良為右衛率馬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不敢當義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為朕行

坐政無狀柳晃奏閩中本南朝蓄牧地可息羊馬置五區於東越又置丘區於泉州悉索部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

始偪而來終代其任范希朝節度使韓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固讓本傳

白孔六帖卷四十二